

SUNNY
心晴坊
女性新阅读

傾世風

卷息
JUANXI WORKS

浅红欺醉粉，
肯信有江梅。

SUYING
JIANGLOUYUE

疏影 江楼月

卷息



写意古风作者卷息倾情巨献！

步步惊心的唯美爱情传奇

代嫁千金，意外陷入王府纷争。盛宠背后，隐藏无数阴谋心机。

今生今世，明月疏影，怎及心间丹砂？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卷息
【著】
JIANXI WORKS

SUYING
JIANGLOUYUE

疏影 江楼月

卷息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疏影江楼月 / 卷息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399-7374-6

I. ①疏… II. ①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3329号

书 名	疏影江楼月
作 者	卷 息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 题 策 划	石 颖 王红依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王红依 王 文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248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374-6
定 价	26.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001	楔子	白梅若雪杏丹砂
003	第一章	嫁期将至起波澜
014	第二章	谣言横生疑生变
025	第三章	风来亭中现闹剧
033	第四章	代姐出嫁生去意
042	第五章	离家不成反被劫
052	第六章	身陷匪寨待赎金
066	第七章	连环心计险象生
077	第八章	寨破人散疑云起
086	第九章	神秘府邸藏玄机
094	第十章	永嘉王设虚凰局
104	第十一章	险象环生遭刑囚
113	第十二章	假戏真做乱迷局
124	第十三章	王府千金心机深
133	第十四章	稀世异宝佛郎嵌





目 录

291	282	271	260	248	238	228	217	204	192	181	168	156	143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心若稀珍一生惜	终局已定渐平息	李代桃僵施妙计	擎肘难书真相白	惊天巨变已暗生	真假难辨翠娆心	执手相看只一人	大闹喜堂分飞离	阴差阳错心生隙	两心相惜终定情	疏影丹砂难识辨	真亦假来假亦真	逃离王府遇故人	祸水红颜散姬妾





楔子

白梅若雪杏丹砂

简家有二女，一个生在白梅烂漫之季，名为“雪宛”，一个生在红杏绽蕊之时，唤作“丹砂”。两人相差不过一月，习性命途却是天壤之别。姐姐雪宛是正房所生，自小就有闺秀风范，琴棋书画无不精通，是真正的千金之躯；妹妹丹砂是无名无分的婢子所出，小小年纪已可窥得将来端丽之容，偏被说成生得太过妖艳。

儿时的丹砂就觉得姐姐什么都好——姐姐的样貌好、姐姐的性情好、姐姐的东西好，而姐姐未来的丈夫也注定是最好的，旁人怎么也比不上。因为与姐姐自小定亲的是陆子修，那个丹砂第一眼看到就觉得像光一样的少年，明媚如光、温暖如光、和煦如光。只要陆子修浅浅一笑，风儿也停了，鸟儿不鸣了，只有丹砂的心怦怦跳。

可是，陆子修不是对她笑，他的笑都是对着姐姐雪宛的。于是这心跳渐渐减缓，以至于丹砂有时候都感觉不到了。

可是她并不嫉恨雪宛，雪宛待她是真好。她总爱缠着雪宛，因为雪宛什么都是好的，样貌是顶好的，性情是顶好的，所玩所吃的也是顶好的，能谦让她的都会谦让，能分享她的都会分享，当然大多时候都是背着大夫人的。

丹砂的娘江氏对此却心怀忧惧，战战兢兢，看着大夫人的脸色，为了这事不知苛责了丹砂多少次。

可是雪宛一句“丹砂妹妹喜欢吗”，就让她好了伤疤忘了痛。

直到丹砂九岁——

她踩着石块仰高脖子，探出小手。眼前的这株白梅开得太好，让她忍不住。也不是想要摘下，只是想弯一弯枝，嗅一嗅那清雅的香气。

“喜欢吗？”站在一旁的大夫人露出和善的微笑。

“喜欢。”

“那就剪一枝回去好了，放在你娘窗前，你娘肯定也喜欢得紧。”

丹砂握着剪刀眨巴着眼睛，觉得当真是这枝也美，那枝也妙。

“要是喜欢就多剪几枝。”大夫人握着她的手剪下，咔嚓，咔嚓。

丹砂忽然觉得不忍：“大……”却不妨被大夫人一把推开，一双小手磕在石头上，疼得厉害。

大夫人狠狠瞪着她，目光冷锐得像把刀，丹砂还傻傻地捂着自己的手，不懂发生了什么。

“宛儿，你看看！看看你的好妹妹都干了什么，平日里问你讨这讨那的也就罢了，没想到小小年纪就心怀嫉恨。”

雪宛气得直跺脚，第一次对这个妹妹冷下一张脸。

那是陆家命人送来的梅花，陆子修亲手栽种在院里，就是送给雪宛的。这座院落，也只有雪宛配得上这株梅花。

丹砂被罚站在风雪里整整一天。下人们往来不绝，从瑟瑟发抖的丹砂身边绕行，至多不过冷冷一睇，转身窃窃嬉笑几句。

当丹砂冻僵的双手蜷在娘的手心里时，娘对她说了一句话，一句自此改变丹砂命运的话。

“这世上有许多东西，求而不得，这世上还有许多东西，得非所求。然而，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最忌一个‘妄’字。不可妄行，不可妄言，更不可妄情。丹儿，你懂了吗？”

丹砂轻轻点了点头。娘的药正上到她掌心的伤口，疼得她连声呼疼。

“我要你说。”

“丹儿懂了。”

人生，不可妄。



第一章 嫁期将至起波澜

“请丹砂姑娘过目。”

简丹砂撩开漆盘上遮罩的红布，纤手一抖，盘上的云锦嫁衣如花盛放。五彩妆花从肩线恣意铺展，一双金色鸳鸯交颈，饰以云霞朵朵，并蒂莲开，袖口领口裙边皆以金丝细细盘纹，触手摸来平顺匀和，腰带正中的一颗翠玉圆润饱满，周身以彩珠璎珞相缀。如此华丽繁复，贵气隆重，已配得起县里百姓们仰颈期盼数年的江宁第一嫁，只是……

“姐姐素来爱梅，梅花又是她与陆少爷的定情物，为什么不在嫁衣上绣上梅花？”

金绣娘笑笑：“哪有人在嫁衣上绣梅花的，不是寓意姻缘和满的并蒂莲花，就是寓意富贵吉祥的缠枝牡丹。这梅花，美是美，太过于清寒孤傲，终是少了点喜庆祥和。这款式这绣样也是之前雪宛姑娘早就首肯的。”

简丹砂点头：“姐姐没意见就好。”

“大夫人都已经发话了，大小姐的婚嫁筹备都交由二小姐负责，我等不敢怠慢。”

“金姐言重了，你们都做得很好。金姐稍候，我这就给姐姐送去。”

简丹砂刚走出花厅，金绣娘就敛了笑容，扭头与一旁的丫鬟莺儿打听：“这位二小姐怎么突然受宠了，大小姐婚嫁这么大的事都交给她打理？”

“谁知道呢，许是将来这简家就剩一位姑娘了……大夫人的心思没人摸得准。”

“二小姐之前有到绸缎铺子帮忙，在管事营生方面大抵还是有点才干的。”

花厅外行进的莲步微微一顿，简丹砂的嘴角微弯，目光却甚是清冷。当初大夫人突然召她操办姐姐的婚礼，简丹砂只也是这般的眼神。

“怎么，还说要学生意替老爷分忧，这点小事就露怯了？”大夫人以杯盖拂弄漂浮的嫩叶，轻轻吹起，连眼也懒得抬一下，从丹砂的角度只看得到一双细扬的双眉起起伏伏。

简丹砂心如明镜，她知道自己缄默也好，首肯也罢，结果都一样，她没有推拒的权利，这件差事最终怎么都是会落到她的头上。唯一的区别是她想先要“不识好歹”一下，还是“不自量力”一下。

被冷落欺凌了十七年，怎么可能因为姐姐的出嫁就突然受宠。说是交予她操办，却不给她一点实权，不可随意支取钱款，无权调配人手，嫁妆的清单、指定的商户早早就定下了，干起事来她不过是个中途旁观的外人，可是出了差错却要唯她是问。

这样的羞辱折磨她倒是受惯了，只是大夫人的用意不仅仅在此。

简丹砂垂下眼帘，捧着嫁衣红得刺目，一步一步走得沉重，穿过垂花门，走过石廊桥，沿着透迤的竹栅走上一段鹅卵石铺就的小路，硬是多花了一盏茶的工夫，方从正房走到简雪宛的厢房。

叩门而入，一股幽香迎面扑来，清清淡淡的。案头上插着白梅，一枝枝都开得极好。案前的人正凝眉静目悬腕作画，她身着藕色小袄、月白长裙，一身清雅素淡，与案头的白梅相得益彰。

“姐姐，嫁衣已经做好了。”

“是吗？金大娘好利落的手脚。”简雪宛依然垂着头，手不停笔。比起拘谨规整的书斋，她向来更偏爱在闺房中作画。

“该是她底下那拨姑娘勤快。”简丹砂将托盘放下，凑到案前凝睇，有些意外地挑高了眉尾。

“是琼花？”

简雪宛敛了笔，往笔洗里一掬，说：“偶尔也想画点别的。”

“姐姐画什么都画得好，画得出梅花的清傲，也画得出琼花的忧悒。怎么都是好的。”

简丹砂亲自为姐姐披上嫁衣，平整袖口，系紧玉带，做得一丝不苟。

“可合身？”简雪宛左看右看，盈盈转身，一双金色比翼鸟合出玲珑有致的曲线，振翅欲飞。

“岂止是合身哪，简直美得没话说，陆少爷实在是有福气。”“小姐穿上这衣裳就是天上的仙，那一天，所有人都会看傻眼的！”雪宛房中的丫鬟唧唧喳喳一阵，除了惊叹还是惊叹。

“丹砂，你说呢？”简雪宛抬起头，展眉一笑。

“自然是美极了。”再华丽耀目的衣裳也掩盖不住简雪宛的天生丽质，反衬得她一身华光熠熠，令人不可直视，又挪转不开视线。

换到寻常人的身上，穿不出这样的雍容贵气，只会貽笑大方。

“哎哟！哪来的仙女啊！”二夫人余氏在这时走了进来，手里还牵着八岁的简少卿，瞧见如此华美嫁衣，忙不迭就凑到简雪宛身边。

“瞧这绣工这衣料！”她手一松，放任少卿在屋子里玩耍，自己爱不释手地捻着衣上的花绫，在腰间的翠玉上流连不去，烁亮的风目里全是艳羡。

“老爷果然是疼你至极，这么大的手笔。”尖细的声调里不掩怨怼。二夫人不过是普通人家出身，十七岁被大夫人挑中，做了老爷的偏房，进门时不曾有一件像样的嫁衣，就被人悄悄从偏门背进了简府，更休说有什么十里红妆，百里送亲。女人一生中该是最重要最光彩夺目的时刻，倒成了最不能提及的一段灰暗。

不过——目光落在少卿的身上，简二夫人挺直了脊梁，拢一拢鬓边的紫玉钗，胸脯耸得高高的。她手中掌握的是简家唯一的子嗣、简家未来的当家人，母凭子贵到底也富贵了近十载，真正光鲜的日子还在后头，更长久的荣华富贵还在等着她享受。

二夫人一双手忍不住又扒拉回儿子的肩上，正在桌案旁探头探脑的少卿吓了一跳，一不小心就撞翻了砚台，墨汁溅了自个儿一脸不说，还污了那件被喻为霓裳的嫁衣。

大片的浓墨附着在衣服的腰身，嵌进密密匝匝的珠片缝里，染进细细密密的金丝线里，远远看去，这腰身像是少了一块。

当真是闯了大祸。

简少卿当场就傻了眼，丫鬟们惊叫着，简二夫人慌乱之下一掌刮向简少卿的脸：“看你做的好事！怎么整天就给我闯祸！”惊慌失措的眼中沁出了泪。

嫁衣婚前被污这是多大的忌讳。大夫人的手段她怎么会不知道，现在把少卿责骂得狠些，姿态摆得低些，总比被大夫人先发制人要强。

一场娘亲打儿，骂中带泪的戏码由此搬上了大厅，打够了骂够了哭够了，简二夫人拽着少卿伏在地上，那姿态那模样比她生下少卿前还要卑微。

简少卿到底还不知事，忍不住仰起头，顶着泛着泪花的大眼睛，溜溜地转啊转，让人一看即软。大夫人身边的丫鬟兰芝和杜大总管一起跟着求情，说了不少好话。

简丹砂在旁冷冷看着，忽而看到大雪天里那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小姑娘，细软乌黑的头发上铺就一层厚厚的雪，一双鹿儿般的眼睛盈满泪水，落在地上便凝成冰晶，不比他简少卿惹人怜爱吗？

大夫人终于发话：“好啦，起来吧，少卿也是年纪小，不懂事。”

孩子小不懂事，该怪罪的自然就是大人。

大夫人将茶碗一撤，双眉倒竖：“难道还要我明说吗？”

简二夫人心中发颤，膝盖就软了下去。可是立于一旁的简丹砂却先一步跪了下去。

“丹砂知错，请大娘责罚。”

华灯初上，月光微漾。简丹砂独自跪在清冷暗沉的祠堂里，对双腿的冰冷麻痹不以为意，反倒怔怔望着月光下摇曳的灯笼发起呆来。

娘故去的时候，床前就有一只玲珑灯，那是她亲手扎的，一笔笔地描勒勾画出灯面上的湖光山色，也应和着娘嫁人前的闺名，只为了博病榻上的娘一笑。黄澄澄的光映着叠嶂连绵的山峦，还有平静如练的湖水，那是另外一个世界，自由，广阔，美好。

娘最后就是抱着这样一只灯咽下最后一口气的。

一声轻柔的喟叹落于膝上。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自那之后她不必再害怕大夫人的刁难，不必再担忧府上下人的轻慢，因为这些娘再也看不到了，不会拉着她的手还未开口，就先垂下泪来。“是娘对不住你……”幽咽的话语，一字一顿，灼痛简丹砂的心。

再也不会了……

简丹砂揉着麻痹的双腿，适度调整了一下跪姿。突然有什么按上她的腿，她身子僵了一僵，慢慢转过头去，却见是简少卿软糯糯的小手，在她腿上揉揉捏捏的，他觑到简丹砂的冷漠，又怯怯地把手缩了回来。

“二姐……”他嗫嚅着垂下头来，也跟着跪了下来，“对不住。”

“你若真觉得愧疚就快走吧，若被其他人看到了，我就不只是罚跪三个时辰了。”

“二姐，”简少卿扯扯简丹砂的衣袖，“是少卿错了，连累了二姐，该受罚的是我。”

简丹砂摊开简少卿的手掌，只见上面一片殷红，心疼道：“你不是已经挨过你娘的罚了？不必跪了。”

简少卿扭扭，耷拉着脑袋，还是不动。

简丹砂见他不为所动，催促他：“还不快走？还是其实你见不得我好，希望我罚得再重些？”

简少卿瘪了好几次小嘴，才鼓起勇气问：“二姐是不是不喜欢少卿？”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样，“大家都对少卿疼爱有加，二姐为什么不喜欢少卿，是不是因为少卿平日太过于调皮捣蛋？”

“既然已经有那么多人喜欢你，不差我一个。”

简少卿眨巴着湿漉漉的大眼睛，一颗泪水滚了出来，接着一颗一颗又一颗。他扭过头，呜咽着跑开了。

简丹砂的眉峰微微一动。

她有太多的理由不喜欢少卿，他太过于天真烂漫是一种罪过，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也是一种罪过，但最大的缘由却来自简少卿的娘——余氏。

十年前，简老爷为延续香火有意重新亲近江氏，提出要将江氏正式收房。大夫人面上不动声色，扭个头把江氏母女押进屋里。

“当年你可是死求活求就为你女儿求个名分，现如今什么都如愿了。做人要知足，要守本分。”那时候大夫人横卧在自己的睡榻上，一群丫鬟簇拥在旁，扇风的扇风，捶脚的捶脚。她对着侍立在前的江氏和丹砂，懒懒地掀了下眼皮，似是连多看一眼也是嫌恶，说出的话也是字字如钉，咬牙狠戾。

“这可是帮你，帮你积德，帮你女儿积德。难道你忘了当年跪在我面前，拽着我的裤脚哭诉了些什么，又发了哪些毒誓？要不要我再复述一遍，嗯？”

这些话让江氏骇得发抖，紧紧抓住简丹砂的小手，将她圈在怀里。也就是这些话让江氏毅然回绝了简老爷，落个“不知好歹”的骂名，自此处境比过往更凄惨，再无出头之日。

大夫人宁愿亲自另觅适婚的妙龄少女，冒着多一个敌人的风险，也不愿给予江氏妾的地位，杜绝她得宠的所有机会。一番精挑细选，大夫人送上余氏，让简老爷纳其为侧室。半年后，余氏便怀有身孕。余氏生性愚笨懦弱，既受了大夫人的恩泽，又屈服于大夫人的淫威，即便诞下了简家唯一的男丁，也只是个受制于人的傀儡，不敢有半分僭越。而简丹砂的母亲江氏就这么一直没名没分，到死也不过是一个侍婢，不入家谱，不进家庙。

简丹砂的手攥紧了衣摆，又一点点地松开。

屋外忽然有嘈杂的声音传来，简丹砂向外瞥了一眼，一个丫鬟恰从窗后伸进头来，接着是一张饱满如圆月的粉脸，乌溜溜的大眼睛如黑枣一般，朝祠堂里扫了扫。

“绯儿？”

简丹砂屋里总共只有两个丫鬟，一个就是绯儿，另一个是翠儿，与简雪宛一屋子前呼后拥的六个侍候的丫鬟自不可相比。饶是如此，绯儿与翠儿也不单只是侍候她这一边，还要被管事的逮去洗洗这个，扫扫那个。绯儿算得上忠心又贴心，翠儿却早就生了异心，对她这个不得宠不得势的主子颇有微词，直盼着哪一天被换了主才好。

绯儿见堂内无人，悄悄地溜进来，又朝外探看了一下，把简丹砂搀扶起来，道：“姑娘别跪了。”

“还不满两个时辰。”

“大夫人顾不上这里了，府里出了大事。”

“怎么回事？”简丹砂好不容易起了身，又软下去。

“瞧外头，抓贼呢。”

简丹砂只是微微挑了下眉尾，也无意再问，倒是绯儿自顾自说下去：“不是内贼，府里哪有这个熊心豹子胆，是有外头的贼人潜了进来被发现了。还不知道到底失了什么东西。”

简丹砂对这个话题表现得极其淡漠，在绯儿的搀扶下蹒跚地向厢房走去。一路走来，捉贼的喊声远远近近，也闹不到简丹砂这偏于一隅的院子来。远远就见简丹砂的屋子还黑着，绯儿摇了摇头说：“翠儿又偷懒。真该好好罚她。”

绯儿先进屋将灯一一挑亮。

“也要罚得动啊，她扭头又在府里吵吵嚷嚷开，这不安生的名头也只会落在我的头上。索性就遂了她心意吧。明儿我就同杜总管说，让她去二娘或者沈大娘那儿。”简丹砂颤颤地走了一路，此刻才算缓过劲来。

“再说怎么说姑娘也是府里的二小姐。”

这话却引得简丹砂一笑，淡淡的，还透着几分懒意。

绯儿却看出了简丹砂笑容中的不屑与苦涩，安慰道：“姑娘不要这样。等到大小姐出嫁了，府里就剩您一位千金，老爷自然会多疼惜姑娘几分。”

“你又说什么傻话，等到姐姐嫁了，大娘连片刻都不会留我，到时随便找个什么人家的，最好是途径的商客，远远嫁了，有多远走多远，最好呢还是与人为妾。庶女为妾，再合适不过了。”

“姑娘……”

简丹砂为自己斟了一杯茶，忽然手一抖，泼出小半杯茶水。绯儿见状连忙拿巾子擦了。

“绯儿……”简丹砂檀口微张，伸手碰了碰绯儿。

“姑娘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有点乏了。”简丹砂抚了抚额头。

“姑娘饭还没吃过呢，我这就去厨房寻摸点好吃的。”

“不！”简丹砂用力拉住绯儿，又松了开来，“其实是我跪得太久饿过头了，现在反倒没什么胃口。不过，如果有一碗绯儿招牌的红豆汤圆就好了。”简丹砂眨眨眼，难得露出一弯娇羞的笑容。

绯儿扑哧一笑：“姑娘什么时候也会撒娇了？这红豆汤圆现做可要费些工夫，姑娘要不要先吃点其他的垫一垫？”

“不用，我趁这段时间睡上一会儿。”

“那好，姑娘好好休息吧。我这就去。”

简丹砂定定望着绯儿道：“嗯，小心些，若是碰到了那个贼，大声叫便是。”

绯儿点点头，重又提了灯笼去了。

简丹砂扭头望着半垂的帷幕，抽出怀里的绢帕抹了抹脸就和衣上了床榻，临睡前摘下了发间的银簪，悄悄握在手心里。

在这个冷僻简陋院落里住了十七年，简老爷来这里的次数屈指可数，姐姐雪宛也是儿时来的多一些，长大后也来的少了。院里的一草一木、屋内的每一样摆设，甚至是屋角有几网蛛丝她都一清二楚。自娘过世后，这个屋子越发清冷，呼出的气

息是冷的，寥落时的几句自语是冷的，就连荧荧的烛火，映在纱窗上的剪影也是冷的。

如今，屋梁上多了一角凸起的阴影，冷寂的空气里多了一道人气，只怕就是那个贼人。

简丹砂当时想与绯儿不动声色地走出屋子，可是又怕自己刚才的失态已经令贼人生疑，她们这一走像是要通风报信，反正这屋子里也没什么好偷的，索性她自个儿留下来，好让贼人安心。只盼着那贼人趁她假寐之际，自个儿逃出去就好，绯儿做红豆汤圆也能耽搁得久些，待她回来，一切太平。

简丹砂思绪万千，面上一点也不流露，只半侧着身子静静合着双目，尽量让呼吸清浅和缓，一双耳朵却抽尖了细细聆听。

黑暗中，她可以感觉到火苗随着透窗的轻风轻摆时近时远。也就在这火光倏忽摇动中，生出一道陌生的目光，即便闭着双眼，简丹砂也能感受到那灼灼的注视，是那样热烫地烙上她的脸，几乎让她乱了呼吸。

简丹砂心中无限懊恼，觉得自己实在是自作聪明，思虑太多，与其顶着这样未知的风险，还不如拉着绯儿一走了之。

就在简丹砂快装不下去时，灼热迫人的感觉消散不见。很快地，一切都恢复如常，屋内静谧得能听到风吹竹叶的沙沙声。

简丹砂仍不敢动弹，又假寐了好一会儿，直到生出寒意才动了动手脚，缓缓张开双眼，确定屋内没有旁人，才松了一口气。

之后绯儿安然归来，简丹砂想了又想，还是把刚才的事忍住了没说，一口一口吃着软糯香甜的汤圆，还真有劫后余生的欢喜。

简丹砂把玩着纱帐，看窗外层层叠叠的海棠枝叶交错在一起，在月光的映射下微微泛着流光。

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大早，全府都在谈论昨晚那个飞贼，说是护卫先在梅园发现了这贼人，打草惊蛇之下让贼人逃脱，就再也没寻到踪迹。又说那贼人身材如何魁梧，身手如何矫健，身上配着一把弯刀舞起来虎虎生风。大小姐因而受了好大的惊吓，至今还躺在床上不能起身。

府里的人连夜清点财物，发现府内总共只丢了一件东西。

“丢的是姐姐的嫁衣？”

这着实让简丹砂意外。

那件脏污了的嫁衣，即便手工再如何精细，也完全不能用了，扒拉下那颗翠玉兴许能卖个好价钱。只是这样大费周章，放着府内大把的金银珠宝不偷，光偷一件嫁衣？

“估计是那小偷觉着嫁衣华贵美丽，顺手就拿了，还没来得及及偷其他东西，就

被人发现了。”

“可他是在梅园里被人发现的，姐姐的厢房里还摆放着不少珍宝。”顺手盗了嫁衣，却不带走那些？这件盗案实在离奇，那个贼人……

一想到那样灼人的目光，简丹砂忍不住打了个寒噤。这件事情再怎么离奇，那个盗贼再怎么奇怪，也跟她没有半分关系。

“这下府内上下都加紧了巡逻，务必要把全府上下护个周全。”

“是吗？”原来她这座小院落早不在“简府”的范围了。

绯儿哀叹一声：“这嫁衣已经脏污了，本来要清洗也十分困难，偷了也就偷了。”

“你又犯糊涂了。”

简府婚前发生这样的大事，必要被不少碎嘴的人传出去，这不是全府上下警告就能堵得住嘴的。何况嫁衣要重做，这事瞒也瞒不住。先是嫁衣被污，继而又被盗走，定要被人说成不吉利。

果然，不久就有陆家长子与简家大小姐命中相克，这段姻缘会有血光之灾的说法传了出来，气得简老爷在饭桌上摔了碗筷。

一家人食不下咽，寝难安枕，谣言传得这样大，却也不见陆家有任何动静。陆家所在的上元县与江宁县毗邻而居，同为江宁府治下，来回一天的工夫，却连个来探问的人也没有。眼看着过大礼的日子就要到了，这让简老爷心里更加七上八下，忙派了人去打听口风，结果却带来一个更要命的消息，说是陆家少爷对一名青楼女子一见倾心，在青楼流连不去已有半月，这才顾不得来慰问简雪宛，甚至还有陆子修的友人说陆子修早就动了取消婚约的念头，这次的事情倒成了个好由头。

听到这个消息时，简丹砂正在给简雪宛喂药。

一个不知道轻重的小丫头心急火燎地跑过来，扑到简雪宛跟前哭哭啼啼，把什么都给说了。

简雪宛当场就变了脸色。饶是简丹砂也是一惊，差点就把药碗摔了。

简丹砂抓着小丫头问：“是谁去打听的消息？”

“是何副总管。”

一听是做事向来谨慎的何副总管，简丹砂拢了拢眉头：“何副总管到底是如何得知的？”

“说是何副总管从简府的下人那儿打探得来的，后来何副总管还亲自去了，守了大半夜，说是……说是确实看到陆公子深夜进了那轻红楼，老鸨也承认了陆公子为了一个姑娘一掷千金……”

这一说，简雪宛脸色更是难看。

简丹砂立刻安慰简雪宛说：“何副总管也有办事不牢靠的时候。要么就是这小丫头片子听岔了，添油加醋一通说，她不也是听碧玉说的？你这传他，他传我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做不得准，定是有什么误会。”她拍了拍简雪宛冰凉的手，

将之塞进被子里，小心地掖好。

大夫人也跟着心急火燎地赶来，顾不得简丹砂在场，把陆家上上下下一通大骂。

“这文定都过了，离迎娶的吉日还有几天？这陆子修看着老实，没想到竟做出这么下作的事情，实在是欺人太甚！”大夫人越说越气，手中的绢帕绞了又绞，“宛儿你放心，爹娘不能让你受了这样的气。你爹已经准备亲自走一趟，务必要把陆子修给逮过来，还要陆家给你个交代。”

“大娘莫要冲动，这件事非同小可，许只是误传，还是慎重为好，不要因为些许误会坏了两家的情谊。”

“呵！面上说得好听，其实压根见不得你姐姐的好，日也嫉恨，夜也嫉恨。你姐姐闹了这样的笑话，你心里不知有多开心呢。”大夫人也顾不得脸面，把怒气都撒在简丹砂身上。

“丹砂怎么会存了这样的心思？”

“哼，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眼巴巴就是要陆子修这样的如意郎君，小小年纪心机就重，对你姐姐心怀妒忌，故意弄坏了陆少爷送的梅枝。小时候就如此，现在更是生了满肚子的坏水。”

尖刻凶狠的吵嚷胀痛了简丹砂的耳膜，她如雪的面容上蒙上羞愤的红晕，袖中藏起的手微微发颤。这不仅因为大夫人说出了当年那件事，让简丹砂想到了受冤的屈辱，还因为这一通谎话里确有那么一句真话，触及她内心最深的酸楚。

剪断梅枝后的第二天，陆家就带着陆子修上门拜访，大夫人当即就把事情添油加醋说了一通，而她怯怯地站在一旁，接受陆家一家人的冷眼。她觑到陆子修瞧她的眼神，阳光般的和煦消失了，十二岁少年的眼神里头一次流露出责难与轻视，那一眼狠狠钉在她的心上，她忍不住叫了一句：“不是的！”

大夫人剐了她一眼，娘则暗暗摇头示意，刚鼓起的勇气从喉口退下，湮灭了余下该说的话。她垂下头，泪水一滴滴地往下掉，却还是抿紧了嘴巴，不敢抽泣出声。

随后陆家就派人送来了新的梅花，比原来的那一株开得更好，开得更烂漫。

见梅花失而复得，简雪宛开心得跟什么似的，到底还是小孩子，兼之品性也好，对丹砂的怒气与怨怼没几天就烟消云散。陆子修待她却是疏远不少，偶与她言语，或是语带训诫，或是清淡疏离，前头总是冠着“二小姐”。

简丹砂垂敛眼眸，恭恭敬敬地还以“陆少爷”。“修哥哥”、“陆大哥”这般的亲昵自那时起，成了简雪宛的专属。

这之后陆家每年都送来一株梅花，至简雪宛及笄那一年，又一口气送来十四株，才有了现在小小的梅园。一到了冬季，芬芳满园，幽雅的清香飘出梅园甚至能传至简丹砂所住的小院，枯黄的竹叶沙沙沙沙，沙沙沙，也飘出一股淡淡的梅香。

又过了两年，陆子修渐渐长成，越发俊逸沉稳，待她也是和颜悦色，再没用异

样的眼神瞧她。但也不过是陆子修懂的人情世故，收敛了少年人的直率随性。她那小小的院落，陆子修不嫌简陋，进来小坐过几次，陪娘闲话家常几句，喝她亲手烹的茶，赏赏园中的花木。她与姐姐一起在书斋的时候，陆子修也会教研习字，为她的诗画提点上几句。

那时候，简丹砂对琴棋书画已失去兴趣，那是真正的千金大小姐要学要擅长的，她学的再好也无用处，倒不如在绣工和算账上多下些工夫。与陆子修也谈不上太多，不像雪宛与他聊一曲《三弄》就能聊上一个晌午。

她心中丧气，面上也不禁流露了几分。

“粗缯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简丹砂望向陆子修，他手中正握着苏东坡的手抄诗集，一抹不明意味的笑容浮在唇畔。

简雪宛含笑叹一句：“真是好句。”

“苏子瞻的诗自然是好的。”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陆子修侧首向丹砂瞥来，又淡淡挪转开。她却为这一瞥上了心，心中的涟漪一圈圈泛开。

江氏分明是看出了她的心思，听说陆子修约她们姐妹去游园后，突然对她道：“别忘了，你要谨记的那个字。”

简丹砂描眉的手停在镜前。铜镜中映照出江氏的背影，丝来丝往的针线不曾停歇，在她的旧鞋面上轻缓起舞。

可不就是一个“妄”字。

不过一句诗词，不过一抹笑容，就让她生了妄心。即便陆子修不是姐姐的，也不会属于她。

恋慕太过，痴心太多，只会伤了自己。

简丹砂用绢帕抹去脸上晕染的脂粉，也抹去眼角眉梢浮动的欢欣，默默收起桃红色的衣裳。

三人行，她贪慕满园的春光，把玩一缕缕拂动的柳条，悄然落在了最后。

如此，就好。

自此，她再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对陆子修的思慕，对他不亲不疏，几句清淡的言辞，划出既定的距离，只是内心却还是不自觉地留下了一片角落，小小的，安置那道清俊挺拔的身影。偶尔在几个辗转难眠的夜晚，细细拂拭这片角落，他的表情，他的动作，他的言语，一一拭来，擦得明净通透，好好端详一番，又悄然摆放回去。

即便是娘临终前，她也还深深隐匿着这个秘密。她告诉自己：自己也不过是寻常女子，春风怀情，对陆子修那样的男子心生爱慕也是再正常不过了。少女情怀，过了便好。

过了便好。

简丹砂想着等到姐姐出嫁，她也就彻底死心了。

大夫人根本不会懂，她比任何人都盼望姐姐早点出嫁。可笑大夫人却还处处提